



百家笔会

谁似我醉扬州

□ 华干林

生,但苏轼这次来扬州任职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因为他的得意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加上扬州又是他的恩师欧阳修曾经任职之所,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

“每到平山忆醉翁”,苏东坡此次履新扬州,人未入城,就有了诗句,因为这里有故事。

嘉佑二年(1057)那一场科举考试,史称“嘉佑贡举”,主持嘉佑贡举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此次科考中,苏轼、苏辙兄弟俩双双考中进士。欧阳修大喜,说苏轼“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又说“再过30年,世人只知‘三苏’而不知吾”。由于嘉佑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这首《西江月·平山堂》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西江月·平山堂》写出不久,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这就是乌台诗案。

苏轼对此飞来横祸,猝不及防。

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感到十分沮丧。

转眼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而且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

参与办理“乌台诗案”的苏轼政敌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幸好众人相救,才将苏轼的性命保下,判处发配黄州。

元丰七年正月,一直惦记着苏轼的神宗皇帝,突然亲书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并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

苏轼得诏,立即乘船由黄州沿江东下,他上庐山、过湖口、留金陵,一路诗文喷薄,一路旧友亲朋。

经过“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四年的贬谪,苏轼对官场已心生畏惧,其归隐常州阳羨(宜兴)的想法更加强烈。他揣着赴任汝州的诏书,一路逶迤,前往任所报道。但一路上又反复向朝廷请求,“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为了等到皇上的恩准,他故意在扬州拖延了一个多月,朝廷仍无音信,苏轼只好继续北行。

苏轼真心不想去汝州赴任,因而一路蹭蹭,于元丰八年二月到达南都(今商丘)。在南都住不到一个月,苏轼终于等到了皇上同意他到常州居住的诏令。

卜居阳羨的十年梦想,一朝得以实现,东坡居士是由衷欣喜的。但自己未及五十岁就退出政坛,这对年轻时代“有奋厉当世之志”的苏轼来说,多少也有些黯然。但来不及多想,还是快快收拾行囊归阳羨。

于是他沿运河南下,四月中旬第六次经行扬州。“无官一身轻”苏轼,在扬州多住了些日子,并在竹西寺作赋《归宜兴题竹西寺》绝句三首。

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阳羨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这对苏轼来说,又是一个“过山车”式的消息。本以今生今世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羨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又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

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

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羨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

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重逢患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虽然在扬州勾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中债款。朝廷对他的重新启用,不仅为他洗白了“乌台诗案”的沉冤,而且又给予了他效忠朝廷、经略天下的机会。

然而,到任登州才五天,却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

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

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苏轼这次能再到杭州任职,真是天随人愿。但美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届。元祐六年(1089)二月,苏轼被诏令还朝。

苏轼很不情愿,多次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

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

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

天涯诗海

父亲的手

(外一首)

■ 富永杰

无意中,我再次看到了父亲的手

那十根变了形的骨节
暗淡了再暗淡的颜色

我知道,那十根没有低过头的手指
在五十三年的时光里
曾经用鲜血打磨、装点过的城市

一次让他流落街头
一次让他险些丧命
一次让他空手还乡

我还知道,那十根像天气预报一样的手指
每到天阴下雨
就会开始想家
就会在异乡嘱咐我们添衣、带伞

我也知道,那十根赤裸裸的手指
天亮了,就是十根柱子
夜深了,就是十根刺针

回乡的那天下午,我拉着父亲的手
一直走到了戏台中央
我知道,在这茫茫的人群中

我们爷俩
肩并着肩,手拉着手
至少再不会互相寻找

母亲的菜地

太阳还是没有早点升起
鸡鸣仿佛是清晨的话语
隐隐中,只看见一个老人走进了菜园

再一次俯下了身子
采摘着眼前的花朵
韭菜、香芹、洋葱、黄瓜、辣椒
以及泥土里的阳光

儿女们还在熟睡,门轻轻地开了
又轻轻地关上了
她小心地把蔬菜放进盆子里
像宝贝一样
身旁的塑料袋,被洗得透明、发光

当我们起来,她总是唠叨着
这些你拿走
那些留给妹妹
剩下的送人吧

饭后,当我路过那片的菜地
几只蜜蜂停留在叶子和花朵上
此时,我们仍在归来的途中
我们像是匆匆离去的强盗

大宋元祐七年新年刚过,大地回春,暖风和煦。

颍州的官河码头上,苏轼伫立船头,挥别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刚刚在此任职半年的他,接到朝廷诏令,调任扬州知府。

尽管人生颠沛流离,仕途险象环



心灵细语

鲜花无声开放

□ 程应峰

护,缺少了充足水分的滋养,它的生命,终归有香消玉殒的时候。

然而此刻,它是温柔的。它一直沉醉在曾经拥有过的泥土的清香里,沉醉在拥有泥土的梦想里,即使在花篮中,在病室里,它也听得见泥土的呢喃,泥土的语言杂夹着四季的气息,鼓动着它灵性的耳膜,让它自始至终胸怀绚丽开放的美好梦想。

它是在一种不离不弃的信念中开放的,从从容容地开放,即使凋落,也是无怨无悔地凋落。再然后它枯了萎了残了,被扫花人扫到了不知什么去处。它的生命、它的归宿没有什

么值得渲染的地方,但它实实在在地开放过。它的一生是动态的,较之玻璃花、塑料花、绢花,它更能吸引人的目光,更更唤醒人类情感。因为它本真的生命过程,注定就是在开放之后凋落;即使凋落,它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芳香和美丽,一瓣一瓣地展现开来。

待在简陋病房的这些日子,除了鲜花,我眼前频繁出现过的,是被称为天使的属于护士的那一双双美丽的眼睛,她们的眼睛带着年轻女性特有的温柔,嘘寒问暖,给人以慰藉和希望。那淡粉的护士服,白色或浅蓝的口罩,

益发衬出她们眼眼中的柔情。这柔情,恰似凝聚生命活力的土壤。如果说每一叶凋零的花瓣,会让人有一份难言的沉重或感伤,那么,她们含情的眼波,却总是以千般关切,万种温柔,在匆忙的节奏中荡漾开来,让所有沮丧的结局成为美丽的开始。

打开心灵,倾听鲜花无声地开放,潜意识中,你会觉得,那一双双蓄积着生命活力的眼睛,即使在繁复的事务中,也总是有条不紊,锲而不舍,情深意重地开放着,它化解着生活的痛苦,安抚着人生的忧郁;呼唤着生命的欢乐,燃烧着不灭的希望。

亲情家事

蒲扇轻摇

□ 尚庆海

那时的乡下,电扇还是稀罕之物,更别说空调了。记得父亲那时候每次从外面干活回来,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我都会赶紧抓起一把蒲扇帮父亲扇。父亲一边吃着饭,一边夸我孝顺。等父亲吃完午饭,身上的汗水也干了,我却浑身上下变得黏糊糊的。父亲心疼我反过来说要给我扇,我说我去外面跑一圈就好了。于是我趁机跑出去找小朋友玩,正好逃避讨厌的午睡。

晚上睡觉,不时会被蚊子叮,或是燥热难受而影响睡眠。但只要我的身子稍微一动,迷糊中就会感觉到一阵清风送来,后来才知道那是睡在我旁边的母亲,看我动了,便及时摇动蒲扇帮我驱逐蚊子和闷热。

那天被母亲“骗”去午睡,我其实早就醒了,就随意地欠了一下身子,母亲手中的蒲扇立刻摇了起来。我睡眼惺忪地看见母亲闭着眼睛,呼吸均匀,还伴着轻微的鼾声,显然母亲还在睡梦中,而她手中的蒲扇却非常有节奏地轻摇着,

直到确定我平静下来了,母亲的蒲扇才慢慢落在她的身边。停了一会儿,我瞪大眼睛,又故意动了一下身子,母亲手中的蒲扇又及时轻摇起来。这个时候,我轻轻地爬起来,蹑手蹑脚下床,去找了一把蒲扇,站在床边,轻轻地给母亲扇着。看着母亲睡得那么踏实,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那时人们出门,都会手执一把蒲扇,边走边摇,烈日当头,还可以用来遮阳。记得有一次,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摇着蒲扇坐在门口的树荫下乘凉,邻居大叔骑着自行车从外面回来了,家里没人,门上了锁,进不得家门,他满头大汗过来借我的蒲扇降温。由于那天天气特别闷热,我没了蒲扇,脸上马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大叔见状,就靠近我身边,加大摇蒲扇的力度,在旁边的我也蹭得阵阵凉风。

蒲扇轻摇夏日凉。一把蒲扇貌不惊人,却是那个年代不可或缺的消暑工具。蒲扇轻摇,串成一串闪亮的时光,慰藉着心灵,照亮了生活。

闲庭信步

远方与近土

□ 何愿斌

年轻时,总喜欢眺望远方的风景。五月里,我去过白雪皑皑的九寨沟,在五彩池畔体验过人间童话般的幻境。六月里,我到过湖天一色的青海湖,感受过何谓地球上的一滴泪。秋天,我被乌鲁木齐的葡萄和奶酪醉倒。在彩云之南,我想拥抱一朵白云留在洱海苍山。鸣沙山,月牙泉,九曲溪,兵马俑……祖国之大,令人瞠目,奔向“诗和远方”曾经是我多年孜孜以求的渴望和梦想。

中年后,我的行程缩短了许多,一般控制在三小时车程以内。我的目的地由世界遗产、5A景区转向古老村落和地域文化。漫步山山水水和田间地头,触摸一棵棵古树,漫步一条条古道,流连数百年古寺和书院,我能感受到千年文化的根须和脉搏跃动。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一家民宿住下来,和老农拉拉家常,记录下风土人情和民间旧事。

一年前,我萌生了书写村庄和考察地名的想法,开始阅读并收集大量人文资料。为了考察李白的皖南行踪,我重新探访过谪仙人的足迹。世

事沧桑,对照千年流传的诗歌,一些风景犹存,一些古迹荡然消逝。在民间,我相遇过许许多多地域文化的坚守者,他们甘于一隅,默默从事着手工艺、民歌、戏曲等非遗文化的传承研究,他们像大地上的青苔,“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在茶山,我目睹修整后的茶园和地垄,如同大地翻新的指纹。在湿地保护区,守护民工划着木舟,领我观摩上千只天鹅戏水捕食。在江豚保护区,中国好人张八斤用竹篙拍击水面,那是他给13头江豚发出的投食信息。在千年古镇,有执守“称心如意”的杆秤世家和百年理发店,有创新生姜农艺的新一代九零后研究生、博士后。

仔细梳理着这些文化信息和脉络,走在山野田埂时,我的内心如庄稼一样丰盈,脚步和农人一样踏实。“诗和远方”并不总在千里之外,有时候,它或许就在我们的脚下和窗前。带上一颗虔诚恭敬的心去寻觅,诗歌的泉水就会涌流,文化的脉搏就会激荡。

五指山的蒙蒙细雨

五指山。连日来,下着蒙蒙细雨,一场雨,一场凉。惬意
飘落的雨滴,诉说着童话故事。雨,一直下着,心也在滴答滴答的漫步河畔小径,沿途绽开了各种鲜花,一朵,一朵
那一刻,在花丛中摘下了一朵小花
一瞬间,美丽芬芳
花树下有人等送伞,也有人与花儿等雨停
雨再大,总会停,天就晴。雨,渐渐小了。听风,听雨
风柔,雨凉。煮一壶茶,把日子过成绚烂的诗行

雨中足球赛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窗外的芭蕉叶,被雨水冲刷洗礼,满眼翠绿
学校球场上的足球赛,正在在进行,越来越激烈,精彩
红队一个下底传中,接应队员飞起一脚,直射蓝队大门
守门员脚下打滑,回“救”不及
情况危急,蓝队球员大吼一声,奋力扑上,用身体将这一“危急”的指出。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抢下球
蓝队的球员带着球连过三人
又用一个动作,晃过守门员,“咚”的一声,球进了
“进球了!”顿时,看台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比赛结束了。雨也渐渐小了……

(外一章)

□ 曾洁